

THE SECRETS OF THE IMMORTAL
NICHOLAS FLAMEL

THE ENCHANTRESS

女巫

永生的尼古拉·弗莱梅的秘密 Ⅶ

[爱尔兰] 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著 王甜甜◎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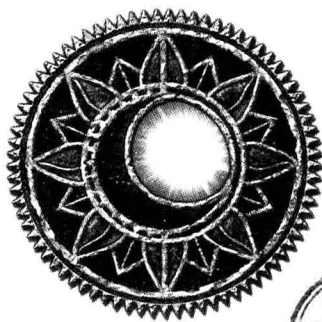
{ THE ENCHANTRESS
THE SECRETS OF THE IMMORTAL
NICHOLAS FLAMEL }

女巫

永生的尼古拉·弗莱梅的秘密 Ⅰ

[爱尔兰] 迈克尔·斯科特◎著

王甜甜◎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巫 / (爱尔兰) 斯科特著; 王甜甜译.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7

(永生的尼古拉·弗莱梅的秘密)

ISBN 978-7-5309-7267-0

I. ①女…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1780号

The Secrets of the Immortal Nicholas Flamel #6 – THE ENCHANTRESS
Book #6 - Copyright © 2012 by Michael Scott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2-2013-7

女 巫

出 版 人 胡振泰

作 者 【爱尔兰】迈克尔·斯科特

译 者 王甜甜

选题策划 常 浩

责任编辑 赵建荣

选题监制 陈禹舟 李 萍

特约编辑 康 琪

封面设计 蒿薇薇

版式设计 新兴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6开 (720毫米×1000毫米)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8
书 号 ISBN 978-7-5309-7267-0
定 价 38.00元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
迈克尔·斯科特



关于尼古拉的名字

尼古拉的全名在法文中的写法是 Nicolas Flamel，从他1330年出生时到现在一直如此。在英文里的拼写与法文稍有差异，常常被写作 Nicholas Flammel 或者 Nicholas Flamel。中译名有尼古拉·弗拉曼尔或尼古拉斯·弗拉梅尔，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里面的“魔法石的主人”——尼可·勒梅。在本书里，你们看到的将是“尼古拉·弗莱梅”这个名字。无论怎样，当你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人。

我是传奇。

我曾经说过，死亡从不曾降临在我的身上，疾病也对我退避三舍。

现在，这样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死期是在何时，也知道我的妻子将会在哪一天离开人世：就在今天。

我出生于1330年，时至今日，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70多年的时间。没错，我获得了永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受伤，不会死。我和佩蕾娜尔一直都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

我的人生漫长而精彩，其间，我也曾有过些许悔恨和遗憾。在我出生的那个时代，我有多重身份：我既是医生也是厨师，曾从事过书籍买卖，还曾入伍当过兵；我是一名语言和化学老师，还曾经当过法律官员以及小偷。

我就是炼金术士。

自从我和佩蕾娜尔获得永生——也许，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诅咒——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反抗邪恶的黑暗长老，阻止他们重返地球，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寻找传说中的那对双胞胎，金色和银色——太阳和月亮。我们一直以为他们会帮助我们保卫这个星球。

然而，我们都错了。

现在，我们的末日即将降临，这对双胞胎消失了，他们回到了达努塔利斯的时代，回到了一万年前，回到了一切刚刚开始的时候……

今天，这个世界将终结。

今天，我和佩蕾娜尔将告别人世——我们将死在某位长老的手下，或是死于岁月之手。为了将我的寿命延长一天，我挚爱的妻子献出了自己的一天生命。

唯一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能够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还没死，即便是死，我们也绝不会放弃斗争。因为，她是女魔法师，而我则是永生者尼古拉·弗莱梅——炼金术士。

摘自炼金术士尼古拉·弗莱梅的日记

6月7日，星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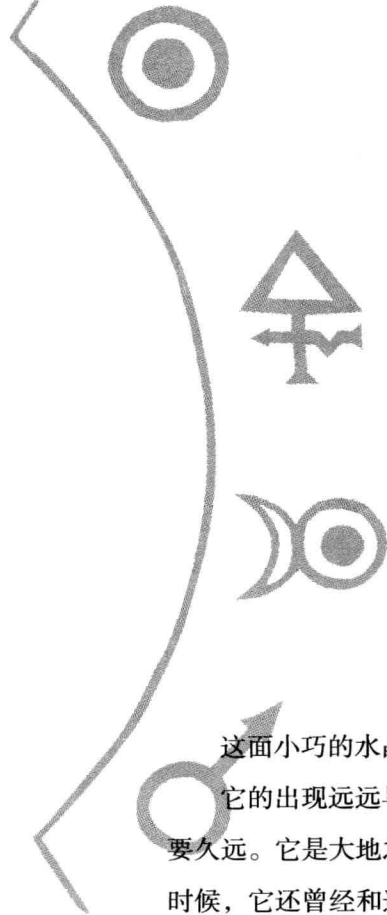
写于旧金山，我生活的城市



6月7日

星期四

第一章



这面小巧的水晶镜子十分古老。

它的出现远远早于人类的诞生，它的历史甚至比长老、二元神乃至古人还要久远。它是大地之王时代的产物，当达努塔利斯脱离原始海床，浮出海面的时候，它还曾经和这座小岛一起，接受过原始大海的洗礼。

几千年来，这面小镜子一直都挂在达努塔利斯太阳宫殿里一间侧屋的墙上。一代又一代大长老以及继他们之后成为达努塔利斯统治者的长老们每次看到这面镶嵌在黑色框架内的长方形水晶镜子时，都不禁心存疑惑：那个黑色的框架看上去朴实无华，质地却神秘而让人难以捉摸，它既不是木头，也不是金属，更不是石头。尽管它很像一面镜子，但是中间的水晶并不能够反射光线。站在它面前，水晶镜面只会显现出一个黑影。不过，那些曾凑近仔细观看的人宣称他们从镜面上隐约看到了头皮遮盖下的头骨以及皮肤之下的骨骼。偶尔有人说，他们看到了一片遥远的土地，那里有冰雪覆盖的极地、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水蒸气四溢的热带雨林，只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每年到了特定的时节——夏至和秋分以及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候——镜中的水晶便会颤抖，同时映射出一些晦涩、匪夷所思的时空场景，画面中的金属世界离奇、怪异。那个世界的天空中找不到一颗星星，一轮黑色的太阳一动不

动地悬挂在天上，仿佛被固定了一般。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钻研、探索，只希望能够破解画面中隐含的意义，然而即便是大魔法师亚伯拉罕也对那些神秘的画面束手无策。

一天，当长老奎扎科特尔伸手想抚摸镜中的画面时，他手掌的一侧无意中碰到了框架的边缘。一股针刺般的感觉顿时从他手上传来，他立刻惊讶地缩回手，检查自己是不是受伤了。一滴鲜血溅到了水晶镜面上，突然之间，那面镜子变得透彻清晰起来。滴在镜面上的鲜血开始吡吡作响，并且沿着一种螺旋状的轨迹向周围散开，镜面上随之泛起一阵类似涟漪的波纹。就在那一刹那，奎扎科特尔见到了一些奇妙的画面：

……达努塔利斯小岛屹立于帝国的中央，帝国的面积正缓缓地向四周延伸开来……

……达努塔利斯小岛正在燃烧，火焰中，小岛支离破碎。强烈的地震将偌大一座小岛撕成了碎片，宽阔的街道和高耸的建筑物瞬间被海水吞噬……

……达努塔利斯小岛表面覆盖着一层透明的冰，透过冰层，小岛上的景物依稀可见。长着像长矛一样的尖鼻子的大鲸鱼从这座坟墓似的小岛上游过……

……达努塔利斯小岛矗立于一片一望无垠的沙漠中，在阳光下金光闪闪……

就在那一天，这位长老偷走了这面镜子，从此再也没有将它归还回去。

此刻，身材瘦削，留着一大把白胡子的奎扎科特尔将一块蓝色的天鹅绒摊在一张木头桌子上。他伸出他那长着黑色指甲的手，轻轻地从布上拂过，掸去上面的线头和灰尘。接着，他把那面黑色框架的水晶镜子摆在天鹅绒布的中央，并且用白色亚麻衣袖的袖口轻轻擦了擦镜面。镜面上并没有倒映出这位长老的脸庞和他那高耸的鹰钩鼻，那上面只有一团宛如烟雾状扭曲的灰色影像。

奎扎科特尔将身体凑向镜子，从衣袖中抽出一枚别针，用针尖扎了一下拇指的指腹，平滑的指腹上立刻涌出一滴深红色的小血珠，“只要扎一下我的拇指……”他用托尔特克人曾经使用过的古老语言轻声说道，“……一些邪恶的事情就将发生。”他将拇指放在镜子上方，让小血珠滴落在镜面上。就在血珠滴落在镜子上的那一刻，镜面立刻发出一阵颤抖，古老的水晶镜子表面泛起一层彩虹般的七彩光芒，仿佛一滴油落在了水面上，接着镜面上腾起一丝红色的烟雾，渐渐地，那些色彩凝聚成了一些图像。

数千年的实验，加上投入的大量鲜血——对他而言，这些血量根本算不上什么——这位长老早就已经学会如何控制水晶中的图像。多年来，他一直用自己的鲜血喂食它，眼看它吸食了那么多的鲜血之后，他甚至开始觉得这面镜子已经具有了生命力和感知力。他望着镜面，嘴里喃喃念道：“带我去旧金山。”

镜中的画面渐渐变得混沌，接着，一片灰色和白色的光芒闪过。突然，奎扎科特尔发现自己正漂浮在一座海湾城市的上空：旧金山。

“为什么我看不到火焰？”他大声地问道，“为什么街道上看不见任何怪兽？”他已经批准尼克洛·马基雅弗利和比利小子重返旧金山，释放阿尔卡特拉斯岛上那些沉睡的生物。难道是他们执行任务失败了？或者，他来得太早了？

镜中的画面开始转移，最终定格在阿尔卡特拉斯岛上。奎扎科特尔注意到水里有动静，一个影子正快速地向海湾游去，将狭长的阿尔卡特拉斯岛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奎扎科特尔兴奋得搓了搓手。不，他来的时间刚刚好，恰好能够让他亲眼目睹一场小混乱。他上一次亲眼目睹一座城市毁灭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他尤其喜爱观看这种恢宏壮观的破坏场面。

镜中的彩色画面突然开始晃动，图像变得模糊起来。长老立刻用别针又在自己的手指上扎了几下，让更多的血珠滴落在镜子上。获得鲜血能量的滋养后，镜中的画面又逐渐变得清晰，画面中的城市再一次清楚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清晰的三维图像。奎扎科特尔凝视着镜中的画面，只见画面中的图像猛

然向下一转，带着他直奔着波浪起伏的海面而去。海面下有东西正快速地游动，那东西体型庞大且肢体柔软：一条海蛇。长老眯着眼睛打量着水下的那个不明生物。他很难辨认出那家伙的轮廓，不过，看起来那东西似乎有不止一个脑袋。干得漂亮！首先派出海中生物前去骚扰这座海滨城市的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做法。当他想象着这个庞然大物在街道上穿梭的情景时，奎扎科特尔忍不住笑出了声，露出一口可怕的尖牙。

他眼看着那条海蛇飞快地游过海湾，向海岸边一处突出的码头冲去。他微微皱了皱眉头，然后赞许地点了点头——它将会在渔人码头登陆。太棒了，那里游人如织，一定能造成不一般的轰动效应。

此时，海面上的光线发生了一些变化，两条隐隐的蓝色和红色线条浮现在清澈的水面上。他突然意识到海蛇正是直奔这两条线而去。

奎扎科特尔下意识地低下头，向镜子里望去，他的脸凑得很近，高挺的鹰钩鼻几乎都要碰到镜面了。现在，他甚至能够闻到海水的味道了，淡淡的咸味中夹杂着丝丝鱼虾的腐臭味和海草的腥味……除此以外，他还闻到了一点别的气味。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座城市的味道除了金属和交通的气味外，应该就只剩下烧糊的食物和从太多没有洗澡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体味了，但是，他此刻闻到的却是一些本不该出现在城市当中的气味：刺鼻的薄荷味、大茴香的香气以及绿茶那芬芳的气息。

突然，那个庞然大物——洛坦——从水面下蹿了上来，它那七个骇人的脑袋全都直挺挺地伸向水中已经缠绕在一起的红蓝线条，直到这时，奎扎科特尔才猛然意识到海里的红蓝线条其实是两股气场能量，并且很快就认出了它们：红色的是普罗米修斯，蓝色的是永生者尼藤。至于空气中那股越来越弱的薄荷气味则只可能属于一个人：炼金术士尼古拉·弗莱梅。

奎扎科特尔很快就看到了他们，他们三个人正站在一个码头的边缘处。没错，那个女人也在——女魔法师佩蕾娜尔——一次惨痛的经历让他认识并记住了这个女人。这时，他的舌头立刻自发地伸向了牙床上的某个地方，正是这个女人打掉了原本生长在那上面的一颗白齿。情况有点不妙，不，简直是糟糕透

顶：一名背叛了自己族人的长老，加上这个光与影的空间里最危险、最可怕的三名永生者。

奎扎科特尔的双手紧紧攥成了两个拳头，如剪刀般锋利的黑色指甲深深地扎进了掌心之中。深红色的血珠一颗接一颗地滴落在镜面上，使那上面的图像始终清晰无比。他瞪着一双漆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镜中的画面。

……洛坦还在扭头吸食气场能量……

……那家伙从水面下蹿了上来，靠着身后的尾巴保持平衡，七颗脑袋齐刷刷地低下，嘴巴张得老大，准备饱餐一顿……

……一道绿色的火光闪过，空气中随即飘来一股令人窒息的薄荷味。

“不！”眼看着庞然大物洛坦变成了一枚布满蓝色纹路的蛋，长老愤恨不平地大叫道。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枚蛋落入炼金术士的手中，而他又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转手将它抛向空中……一只在空中盘旋的海鸥一口咬住它，整个吞进了肚子里。

“不！不，不，不……”奎扎科特尔愤怒地号叫道，他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细长的脸颊渐渐扭曲成一个扁平的蛇头。许多年前，这张脸曾经让无数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闻风丧胆，噩梦连连。他张开嘴，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尖牙，眼睛渐渐眯成一条缝，黑色的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仿佛一根根小标枪。他伸出手，拳头重重地落在桌子上，古董桌顷刻间便化为一堆朽木。若不是他反应及时，迅速地抓住了桌上的镜子，那面水晶镜恐怕也会和桌子一样落在地上，分崩离析了。

宛如一阵疾风——来得快去得也快，顷刻间，他内心的怒火便消失了。

奎扎科特尔深吸一口气，伸出一只手捋了捋头上竖起的头发，将它们抚平。比利和尼克洛·马基雅弗利需要做的就是放几头像样的怪物进城——三四只就足够了，两只也行，哪怕只有一只，只要它拥有令人侧目的体形以及一口利牙，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开场白。如果他们把这一切都搞砸了，他们将会为

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前提是他们能够活下来！

他需要把小岛上的野兽全部释放出来，可是要想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给弗莱梅夫妇和他们的长老以及永生者朋友找点事情做，绝不能让他们闲着。

局势一目了然，已经到了该他亲自出场的时候了。这位长老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他那口缝衣针一样的尖牙也随之显露出来。他收集了一些有趣的宠物——人类可能更愿意把它们叫做怪兽——现在，这些小家伙就生活在他自己的光与影的空间里。是时候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好好地玩一玩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炼金术士一定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招待他的这些小朋友，一如他对待洛坦那样。所以，他需要的是比一群怪兽更能吸引人眼球，更加戏剧化的演出道具。

奎扎科特尔拿起他放在厨房餐桌上的手机，凭记忆拨通了一个洛杉矶的号码。电话响了十五声之后接通了。“还记得几千年前我卖给你的那袋牙齿吗？”不等对方回答，奎扎科特尔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现在想把它买回来。为什么？我想用它们来教训一下弗莱梅夫妇……当然，这也可以让他们着实忙上一阵子，而我则会趁这个机会把我们放在小岛上的生物全都放出来。”说完，他又迫不及待地补充了一句，“你打算卖多少钱？……不要钱？！噢，没问题，那是当然，你可以在一旁观看。那我们观景台见，到时，我会确保周围没有一个人类。”

“一些邪恶的事情即将发生……”放下手机的奎扎科特尔轻声说道，“炼金术士，来吧，我等着你。”



第二章

苏菲·纽曼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脸朝下的趴在一片草地上。草地绿得刺眼，摸起来却如丝绸般光滑，给人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被她的脸碾碎的小花就在眼皮下，看上去陌生得很，一点儿也不像地球上的植物：小巧的花瓣看起来像是用自旋玻璃和硬化的树脂加工而成。

她翻了个身，仰面躺在草地上，向天空望去……但她马上又闭上了眼睛。一秒钟前，她还在旧金山海湾里的阿尔卡特拉斯岛上，凉爽的海风中除了海水的咸味，还有一股原始能量的味道，以及众多动物挤在一起所发出的类似于动物园的气味。现在，吸入鼻腔的空气异常清新，身边还飘荡着一股陌生的异域气息，暖暖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即便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眼前那片灿烂的光景。当她第二次睁开眼睛，恰好看到一个影子从阳光下闪过。她眨了眨眼，灿烂阳光下，看到了一个椭圆形的水晶和金属合成体。“噢！”眼前的景象令她惊讶不已，苏菲深吸一口气，伸手向旁边摸去，推了推身边的弟弟，“你最好赶紧醒……”

乔希仰面躺在草地上。他刚一睁眼，刺眼的阳光就让他发出一阵低沉的呻吟。过了一会儿，当意识开始恢复，他渐渐回想起了自己刚才看到的那一幕，整个人顿时清醒过来，从地上一跃而起。“那是……”

“……一个飞碟。”苏菲小声地说道。

他们听到身后有声音传来，姐弟俩一起扭头向后看，这才发现在这片绿草茵茵的山坡上，自己并不孤单。约翰·迪博士正跪在地上，双手按在身前的草地上，眼睛瞪得溜圆，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而弗吉妮亚·戴尔则盘着腿坐在他身边，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随风飘扬。

“一艘维曼纳斯。”约翰·迪小声说道，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亲眼见到它们。”他蹲在草地上，用一种敬畏的眼神，凝视着天空中那正快速向他们靠近的飞行物。

“这里是另一个光与影的空间？”乔希问道，他的目光在约翰·迪和弗吉妮亚之间游移。

弗吉妮亚微微摇了摇头，“不，这儿并不是光与影的空间。”

乔希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手遮在眼睛上，疑惑不解地注视着空中的飞行物。随着维曼纳斯的靠近，他渐渐看清了它的外部构造：奶白色的水晶船体，四周镶嵌着一圈金边。飞碟开始下降，空气中传来一阵亚音速的震感。它最终停在了距离草坪几英寸高的地方，之前的震动感也随之演变成一种低沉的隆隆声。

苏菲缓缓地地上站起来，紧挨着弟弟。“它真美，”她小声说，“看上去就像是一件精美的珠宝。”乳白色的水晶船体完美无瑕，四周的金边上雕刻着许多细长的文字，远看上去像是一根根火柴棍。

“乔希，我们这是在哪里？”苏菲在弟弟耳边轻声问道。

乔希摇摇头。“你不应该问是在哪里……而应该问是什么时候。”他喃喃道，“维曼纳斯只存在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神话故事里。”

就在这时，那个椭圆形飞行器的拱顶悄无声息地弹开了，飞行器的一侧也缩了回去，飞船内一片雪白，单纯的白色亮得刺眼。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出现在了敞开的入口处。

从飞船里走出来的两人又瘦又高，一身古铜色的皮肤，身上都穿着白色的陶瓷盔甲，盔甲上印刻着源自各种语言的象形图案和象形文字。那名女子将一